

佛教應否參政？ 寂慧



佛教應否參政？一直以來皆有爭議。不論教外教內，皆分兩派，一派認為佛教是清高，出污泥而不染的，應該躲在山林裏清修，不理世間事，亦不應被世間污染；一派認為佛教同是人類一份子，不應被厚待享福，不管世間事，應該入世作出貢獻。所有意見皆原於對己有利的立場。從歷史上觀察，當佛教入世而對己有防礙時，便有佛教應進入山林清修的聲音；而佛教富有、閉門清修時，自有要求佛教入世，解眾生苦難的聲音，繼而奪產、或廟產興學、寺廟駐軍等的強制措施。說穿了，那是利之所在，利之分配。同樣，佛教參政與不參政，沒有人在乎，只在乎是否對己有利？如果佛教手上有許多選票，為政者各方便鼓勵參政，如果佛教站在敵人的立場，便要求他們隱跡山林。

那麼，佛教應否參政呢？

首先，要了解佛教與政治是什麼一回事，才決定應否參政。佛教有兩類根性的人，一是以解脫為主，為了對治自己的煩惱，隱藏清修；二是以解救眾生為主，積極入世度生。這裏沒有對錯，只有個人的喜好，但不能勉強作非根性的選擇。清修派當然不主張參政，入世派當然主張參政。應尊重選擇，隨順發展。參政不參政，皆充滿了利弊。個人的選擇，如果不切合時代，自要承受其果，而個人的根性，亦難以改變。是禍是福，牽涉到個人的業力。

政治是眾人之事，範圍極廣，可以說，任何範疇皆與政治扯上關係。不論利之所在，或是自身權益的維護，必須參與政治才能達成。另一方面，政治場亦是名利場，或是人生的終極巔峰。因此，人們趨之若鶩。政治既然是欲望的大熊爐，自有無數人參與，明爭暗鬥，不擇手段，爾虞我詐等，是一處恐怖場所。可是，這場所亦是爭取幸福的地方，不走進怖畏所，爭取不到幸福，正是矛盾所在。由於政治牽涉範圍廣大，且牽涉的利益深遠，因此變化很大，很快。今天的朋友，明天可能成為仇敵；今天的敵人，明天亦可能變成朋友。因此，政治場中有經驗者，凡事皆留有後路，以免日後不能轉向。能踏足政治場的人，皆是社會上有一定成就的人，有一定的才智。可是，大部份皆是引頸企望之士，各人只為自己利益著想，不會為其他人，為大眾服務。偶有如此，只因有利選票或其他利益。因此，政治場是一個唯利是圖，忘恩負義，容易學壞的場所。涉足其間，害處多於好處，因此，清高之士反對參政。佛教界主張受了菩薩戒後，發菩提心利益大眾才可參政，以免錯失宗旨，墮落於染缸中。

總結來說，政治場是凶險之地。佛教應否參政視乎有否發菩提心，為大眾服務？有否得失心的罣礙？有否名利的貪著心？有否與怨敵的瞋恨心？

這裏有兩個關於參政與否的事例：一是唐朝盛世，玄奘法師被帝王看重，禮聘出任國事，但被玄奘法師拒絕，只專心於佛教事業、譯經事業。唐朝盛世在賢王管治下，一切皆頗理想，

不用佛教去參政，這不一定是玄奘法師的本意，但時勢下，國有道則隱，專注於出世事業，不勞世間事業是合理的。二是民國時期，太虛大師處身於亂世，及佛教積弱至生死存亡間，勇於站出來，為國為教提倡革命，改革。主張佛教參政，被譏為「政治和尚」，那是時代使然，國無道則興。可是，太虛大師亦有感於政治的可畏，主張問政不干政，不啻為折衷的好辦法。話雖如此，如果一段時間不參政，待時代有所變更時，要參政改變，恐不容易涉足。

佛教應否參政？不能一概而論。除了當事人的根性外，更要審度當時的社會環境，國民的質素，佛教徒的素質等。綜觀這些因素，應否參政非一般人能夠衡量。

政教合一的例子，例如西藏，從歷史上看，有其優點亦有其缺點。因此，佛教應否參政，沒有答案。最好是不同時期，不同環境下，因緣具足，便去參政；因緣不具足，便不要參政。